

宋文鑑

第一函
十二冊

宋文鑑卷第四十六

奏疏

論宦官養子

吳及

論宋庠

包拯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脩

論杜韓范富

歐陽脩

論狄青

歐陽脩

論賈昌朝

歐陽脩

論修河

歐陽脩

論日厯

歐陽脩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脩

論宦官養子

吳及

臣聞書云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寬仁之主爲執法吏輒原刑罰之本願効愚衷惟陛下幸憐赦臣以畢其說竊

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刑之身不息以至履賤踴貴有
鼻者醜刑罰之濫迺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
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誥於四方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者笞五
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內實殺人景帝
益寬之僅有存者 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
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
旦決而行之海寓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惠澤之厚淪於骨髓矣
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宮深惻民隱何嘗不申飭羣吏
親攬庶獄而疑讞屢報無不蒙生厯代用刑未嘗如 本朝之清
宜乎天報之佳瑞錫之以純嘏 陛下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
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爲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陰
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
耳況乎肖方圓之貌稟精粹之靈乎天其意者宦官太眾而 陛
下未寤也何則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

今陛下不以爲意使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天死者未易可數夫有疾而天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逾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祖宗近事較之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眾寡之差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巖廊大臣詳爲條禁進獻爲宦官者一切權罷敢有擅宮童稚置以重法沮者必謂權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它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二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旣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侵牟員闕所致今

既罷去進獻絕領佗務姑可許養子得以爲後但勿去其世耳於
內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 陛下之私則不爲害物若然天心必
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 陛下留意不勝中外幸甚干
冒旒宸隕越無地

論宋庠

包拯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 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退等事臣等
蒙 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
上冀 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計膠
固其位害敗于事迺臣等之職分亦 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
緣私詆欺變黑爲白惑亂 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
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 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
二十三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少
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爲得策且復求解

之際 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
恥之甚也今乃自辨謂臣等議論暗合已意臣等亦謂庠本意暗
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近於欺乎 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
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治世至于 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
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
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
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爲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爲宰相不能有
所發明時人譏之終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
也德輿文學德行之人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瑕未致罪
名而然也至于 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
稱職均勞逸爲辭矣未嘗明過也近歲方乃撫拾細故託以爲名
揚于外庭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此舉措非所以責大
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爲 陛下惜此事體
臣等所陳惟 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爲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

施行儻以臣等爲謗讟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竢命之至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脩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械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爲臺官上言滕宗諒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蚤正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士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爲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答報況又徧作書告朝廷大臣意

欲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特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唯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上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支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便從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論杜韓范富

歐陽脩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

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閒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旣

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 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而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 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 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者愈切而 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爲 陛下見其作事如

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嫌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 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 祖宗之言 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言侵陵之患感 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 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

過也伏惟 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
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
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 陛下惜也伏惟 陛下聖德仁慈
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
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
交爭未已正是天與 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
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
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
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
罪敢竭愚瞽惟 陛下擇之

論狄青

歐陽脩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
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
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

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來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求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閒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旣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旣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尙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

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其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眾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

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旣去而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論賈昌朝

歐陽脩

臣脩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爲其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

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日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興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賈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

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 陛下視聽漸熟遂
簡在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
於聽矣是則 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
積漸稱譽之力也 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
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
論及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
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差使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
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
昌朝遂得傾害善人壞亂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左右
陰薦之言採摭紳公議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
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庭
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修河

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隴故道此大事也